

沿黄区域旱情严重,春灌水源逐年吃紧

# 黄河水“迟到”水稻苗“渴死” 种植淘金还能走多远?

文/本报记者 张婧婧 片/本报记者 任小杰



## 缺水误了农时 应长到20厘米的水稻却刚插秧

按照节气,在水田中蛰伏一个月的水稻,现在本应处于分蘖期。可是这两天,永安镇新十五村的张仕平(化名)和张友富(化名)兄弟俩的800亩刚刚插完秧的水稻,因为缺水误了农时,今年减产已成定局。“在今年春天,水稻开始种植前,缺水的情况就已显现,镇上也曾跟种植大户表示种前得掂量掂量。”垦利县永安镇一工作人员称。在水稻受灾农背后,除了今年沿黄区域旱情严重这样的天灾之外,是否也需要相关各方对种植结构等因素进行反思。

21日中午,张仕平(化名)悬着的心稍稍平复。800亩的秧,插了5天,紧赶慢赶,今天总算种完了。不过至于5个月后的收成,他不敢抱太大希望,“误了农时,减产已成定局,承包费能赚回来就不错了。”

水稻在这个时节本应该长到20多厘米高了,张仕平不是不了解农情,而是稻田边上的空水库成了“拦路虎”。

张仕平说,5月上中旬就到了插秧时节,可直到23日,水才到了永安镇,偏偏村里的水库位于永安镇40里以外的下游。“抢水跟抢油似的,常常在上中游就被抢光了,6月10日才算引到水库。”记者注意到,目前刚浇完一茬水的水库水深半米多,稍高些的地界甚至已经长出了水草。

合伙的同伴张友富(化名)介绍,水稻不同于棉花、夏玉米等旱田作物,整个生长过程都离不开水。“自打水库里来水,就开始陆续浇地,浇完一遍才敢插秧,后期水充足了,基本还能保本。”他说。

记者了解到,相比于其他人,张仕平还算幸运,同村另外两千多亩水稻,以及相邻的十六村、十九村等三四千亩水稻还没来得及插秧的,再种已经来不及了。

据种植户介绍,水稻一般亩产1100斤左右,按照去年每斤1.35元的价格,每亩毛收入在1500元左右,刨去租地、秧苗、肥料、打药、除草、收割及人工等前前后后成本1100元,每亩纯收入三四百元。对张仕平来说,后期收益能和支出持平就算万幸。

## 刚播下稻种就缺水 八成出现了死苗现象

在试水水稻种植上,被水困扰的不仅仅是张仕平和张友富。在闲谈中他们发现,来水晚了,插秧推迟,影响了产量,可是即便早浇上水的,还是被“渴”在了半路上。

二十岁出头的杨效东来自江苏省东海县,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“在老家就种水稻,不缺经验,再加上东营地广,地包多了好赚钱。”自去年起,他拖家带口来到了永安镇惠鲁社区,包地面积由200亩增加到今年的400亩。

杨效东说,5月2号,他在100亩的水田上撒下了第一茬稻种,“随后的半个月,渠里一直没水,刚撒下的种子根都还没稳固,长在旱田里的水稻八成出现了死苗现象。”

无奈,5月27日,他又重新补撒了稻种,此时,第一茬水稻已经长到了十多厘米高。补完苗后,老问题卷土重来,小稻苗又面临缺水的困境,“第一茬长大的稻苗还能抗个十天八天,第二茬刚冒出头来,要不是这几天下雨,再补苗都来不及。”

同样来自江苏东海的杨继祖认为,东营跟江苏老家的地有着本质区别,盐碱地,地里一旦缺水,盐就会冒上来,水的作用更加重要。

记者跟随他的电动三轮车来到田边,他指着一块地说,现在地里的水是这两天下的雨水,水里零星可见几根泛黄的稻苗,“我的330亩地现在有100亩受到了影响,半个月前地里最大的裂缝有手指那么宽,沟渠内的水都被抽干了,眼巴巴地看着稻苗死掉。”目前看来,近两天的雨水能持续一周左右,气温一旦上来,后续还得靠稳定的水源供应。说起这些的时候,杨继祖心里依旧惴惴不安。

## 12个引黄闸关8个下游用水仍吃紧 河务部门调度“远水解近渴”

近日,记者从黄河河口管理局了解到,受上游降水少因素影响,今年小浪底水库蓄水较往年少,再加上沿黄区域旱情严重,用水量激增,导致今年黄河整体流量小于常年。

据河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,今年春灌期间,东营河段利津水文站流量一般维持在70—240立方米每秒之间。“其中,6月19日,流量一度跌至65立方米每秒,为确保利津水文站不低于上级规定的80立方米每秒的预警流量,暂时停止了位于利津断面以上的部分引黄闸引水。”

受此影响,截至20日,全市在用的12个引黄闸,已暂时关闭8个,即便这样,利津水文站的流量也仅仅维持在77.78立方米每秒上下。“暂时只保生活用水”该工作人员透露,如果没有这些措施,有水就引,黄河水根本就到不了处于黄河下游的东营。不过,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在6月17日14时,小浪底水库与其下游的西霞院水库联合调度,保证日均下泄800立方米每秒,这个对当前旱情来说是个利好消息。

“目前这个水头已经到达东营。”该工作人员说,22日,利津水文站流量已达174立方米每秒,23日为231立方米每秒,引黄闸已由几天前的4个增至5个,像麻湾、曹店、十八户、西河口及路庄引黄闸已正常引水,仍全面保障生活用水。如下一步水头加大,将适当逐步放开农业用水,保障灌溉需求。

杨先生的一块地势较高的稻田因缺水秧死了多半。



永安镇前七村后面的水库已经见底。

### ◆延伸阅读

## 黄河水量逐年减少 种植结构调整任重道远

21日上午,记者驱车进入垦利县永安镇前七村,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标语印在文化墙上。打前年起,在收益的刺激下,村里的1200亩地由4人承包,由旱田改种了水稻。

前七村不是个例。近几年,随着人工费的不断上涨,种植玉米、棉花的效益逐渐降低,农民的种植意愿也随之下降。土地流转后,赶上水情好的前两年,垦利县、东营区等地种起了水稻,程度较高的机械化,让水稻种植挣了钱,本地农民张仕平和张友富无不是被这个原因所着迷,还有许许多多来自江苏的承包大户前赴后继。

杨继祖说,东营本地人不擅长种水稻,多数是插秧,他们江苏人多数是播种,成本较插秧低。“舍了家来东营种水稻就是为了挣钱,去年包了200亩地,半年挣了八万元。”在采访中,杨效东坦言,他当初来东营种水稻,也是效仿同乡,因为“有人赚了钱”,没想到第二年种就因为缺水栽了。杨效东透露,仅他知道的,东海县来东营种植水稻的就有60多人,这其中,他和杨继祖是众多江苏来东营“淘金”的典型代表。

永安镇人郑斌称,就在今年4月,几个江苏人托他在当地租1200亩地,用来种水稻。做农机生意的他考虑到后续生产服务,就答应了下来。“人家4月底刚交了10万定金,从5月等到6月,黄河水迟迟不来,可能担心后期投入大了亏的更多,地都没种直接就走了。”目前,趁着还没太误农时,他打算将地重新租给玉米种植户。

据河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,近些年来,黄河来水量逐年减少,国家分配的引水指标也在逐年下降。根据统计数据,自1987年至2010年,国家分配东营的年引水指标为7.8亿立方米,按照黄河丰增枯减原则,引水年度计划会略微增减,2010年至2015年,年度计划缩减至7.28亿立方米,即将过去的这个调度年(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)年底计划降至5.9亿立方米。

对此,业内人士认为,逐步完善节水农业及漫灌比重,调整高耗水农作物在农业种植结构中的比例任重道远。

本报记者 张婧婧 任小杰